cmchao / February 11, 2020 09:50AM

[當田野工作成為一段神話]
當田野工作成為一段神話
建構共同的過去
2020.02.10 田野工作、排灣族、神話
作者：蕭鄉唯

過年放假做什麼？不外乎團圓圍爐、吃喝歡聚，彌補平時因工作忙碌而無法與家人長聚的遺憾。已身為人夫的我，除了原生家庭，初二回娘家也成為情感依歸之途。不僅於此，
2017年3月31號，在即將結束博士班田野工作之際，與拉夫拉斯．馬帝靈（Lavuras Matilin）結拜（masensenali），自此，我又多了一個位於地磨兒（Timur）部落（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）的家。

這份情始於2011年，被地磨兒部落中的教堂圖像吸引的我開啟了碩士班的田野工作，希望了解部落族人如何結合傳統圖紋與聖經故事，展現排灣族對於基督宗教的詮釋。進入部落的第一個夜晚，房東芭搭高．巫巴拉特（Patagaw Ubalat）舉辦了歡迎會，將我介紹給她的好友們認識，由此遇見了拉夫拉斯，展開一個平地人逐漸成為部落一份子的旅程。

當年二十出頭的我們年輕氣盛，總是四處遊蕩，有時拉夫拉斯陪伴我拜訪長者，有時我隨他出外工作、參與部落事務，彼此間亦師亦友、相互學習。普遍上，人類學者的知識多來自於「耆老」，然而，在多次與拉夫拉斯以及其他年輕人的交流中，我意識到，儘管早期地磨兒部落族人以排灣傳統來理解基督宗教，經過六十餘年的互動，基督宗教的上帝已成為年輕一輩重新想像排灣族創造神（naqumati）的管道。

排灣族創世紀
常有村民告訴我，拉夫拉斯是部落中的異類，由於自幼跟隨父親峨格．馬帝靈（Masegege Matilin）從事雕刻與陶壺製作，使他相較於同年齡的人具備更為豐富的傳統知識。雖未受過正規學院藝術訓練，但憑藉著深植的傳統底蘊，拉夫拉斯運用學生時代習得的電腦製圖技術，設計出一件件富有排灣族元素的作品。當他因執行樹谷生活科學館的設計案，必須往返地磨兒與我的故鄉 - 台南時，我倆總是一起行動，並於閒暇時四處探索，此時，換我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闡述發生於台南的點滴，轉換了研究者與報導人的角色。就像拉夫拉斯所說的，他帶我進入他的領域，我也領他進入我的生命，儘管之後歷經碩士畢業、入伍從軍，到出國念書，我們依舊保持緊密聯繫。

為了趕上拉夫拉斯的婚禮，2016年3月通過博士班資格考後，我便從英國飛奔回地磨兒部落。這次不同於先前單純地儀式觀察，為了辦理好朋友的婚禮，我深入參與家族會議，並積極協助準備聘禮事宜。過程中才真正見識到排灣婚禮的浩大，以及籌備傳統聘禮繁瑣的程度，直到結婚當天仍在進行細項確認。由於聘禮的內容取決於新娘的本家，也就是她獲取生命、成為人（caucau）的家屋。對排灣族而言，個體是藉由隸屬於某家屋，於階級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「人」。被歸納到家屋的方式，則是經由特定家中獲取如服飾、名字，佩刀等財產（sauzayan），使個體成為該家屋的一部分。簡單來說，家屋是財產的持有者，不同的財產使家屋有著不同的地位，人透過與財產的連動而被囊括到某家屋中，以享有某些權力，如要求特定的聘禮。

婚禮當天可見族人皆盛裝打扮，甚至為了今天的大日子添購新裝。拉夫拉斯的親友一早便來為他著裝，大家相互配幫忙配戴頭飾，調整綁腿的鬆緊，試圖呈現最華麗的造型。如同拉夫拉斯的大姊所說，排灣服飾不是一個人可以穿好的，好比婚禮得靠家族的力量完成。婚禮期間除了部落頭目讚許大家把財產都穿戴出來展現對儀式、文化的重視外，外村的親友對於地磨兒族人的著裝也連聲讚嘆，使我意識到只穿著一件傳統背心的我是如此地不體面。

穿著簡單的族服背心
籌備婚禮過程中，我發覺拉夫拉斯的家族喇拉利（lalali），皆為部落中的巧手者（pulima，pu-很多 lima-手），專門製作服飾、禮刀、陶壺、弓箭，以及琉璃珠等物。儘管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，自2012年舉辦Pulima 藝術獎開始，Pulima似乎與藝術家畫上了等號，但部落中的Pulima其實是如拉夫拉斯所自嘲的雜工一般，為族人製作各種生活所需，小至湯匙、鍋鏟把手，大到木雕與家屋興建，將最好的手藝與生活結合，譜出為人稱道的「排灣族藝術」。為學習排灣藝術的箇中智慧，我總是死皮賴臉地黏著他的家人，想了解這些因豐富圖紋與炫麗色彩，被稱為排灣族藝術的物品是如何成為家中重要的財產。

神話中所描繪的排灣族陶壺，被視為族群的神聖起源、世代相傳身分地位的象徵物；當我穿梭於工作室，看著陶土從練土、灌漿、塑形、雕紋，到燒窯，最後淬煉為成品的過程，令我開始思考這些物件是如何從商品轉化為傳家寶？此

外，不同工作室所產出各具竅門卻同時合乎族人價值的作品，其中是否具有共同標準？

每當遊走於部落之中，聽著長輩侃侃而談家族歷史時，總不免發現財產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透過追溯財產的流動，部落族人闡述著自己家族從何而來，並定義為何今天具有特定身分。例如陶壺可以是千年前創造神孕育頭目的母體，也可能是百年前結拜被贈予的信物，又或是十幾年前一場婚姻中的聘禮。製作者不存在於講述陶壺的脈絡中，物件的價值來自於其所參與的事件，使人們得以推斷當時的互動，社會地位因此被認定，且進一步計算彼此的關係與權力義務。因此，排灣族對於聘禮的堅持是源自於收取、擁有與展現財產的互動，強調那段被繼承的過去，進而行使與祖先相同權力，並以個人當下的行為確保後代有再實踐的可能性。

脫模的陶壺
當代的物件為滿足承先啟後的概念，各個巧手者皆有不同秘訣製作出符合排灣美感的作品，然而這個標準不一定是所謂的「美」，而是於特定社會脈絡中被建構出的認知體系。對排灣族而言，由於物件的價值來自於與過去的連結，古樸（Samilin）的美感是不可或缺的，這個與南島語族對於先佔權（Precedence）的認知有強烈的關聯。先佔權在排灣社會中體現於習俗（gagudan）的概念中，規範了長 / 幼、先 / 後，以及源頭 / 分支間的關係，使長嗣、長者，或是優先興建的家屋成為認知中的起源。先佔權的建構於豐年祭中的納貢、新生兒賜名，或是分家儀式中，從給予與接受供品、名字，與財產的過程中不斷地再確認。由於身份差異體現於財產的擁有與流動，婚禮中「被」給予特定物件可視為對接收者身份的認可；反之若要求、收取不合身份的聘禮，是被認為違反習俗的。先佔權所強調的歷時性，使新制成的陶壺往往透過多種方式上色，呈現灰黑帶紅的歲月感。同樣的，琉璃珠也需經特殊加工，使光澤若隱若現，甚至些微破碎，以強調祖先做為被給予者的過去，以及那項權力的源遠流長。

帶有古樸感（Samilin）的陶壺
排灣族財產承載過去並建構身份的特性，充分體現於我的田野歷程。在地磨兒生活的我就如同一位初生嬰兒，部落長輩總是細心教導我排灣族的禮數，學習面對事物該有的態度。因時常出席部落婚禮，長輩建議我訂製整套的傳統服飾，然而當我穿著基本幾何圖紋（vecik）的服飾出現時，有個小朋友問到：「你怎麼會穿這樣？你知道這代表你什麼都沒有嗎？」。確實，由於身份的建構來自於與財產的連結，而獲取財產的過程，以及財產本身往往以圖紋的形式呈現於服飾、雕刻之上，即是常見的百步蛇、太陽，以及陶壺等元素。身為平地人的我與排灣族的歷史毫無連結，導致於在群體中佔無一席之地。但恰恰在長輩眼中，儘管皮膚相對白皙、沒深邃雙眼皮，還戴副眼鏡，我的穿著「就像以前的人一樣」符合身份，不僅滿足該有的習俗，更具有古樸的性質。

在我即將結束博班田野、返回英國前的一個月，拉夫拉斯決定與我結拜，正式成為一家人。然而，成為家裡人對排灣族而言絕不能隨便，需經過家族內的討論，以及請示部落內的頭目與耆老。所幸一直以來我與家族間的頻繁互動，關係已十分緊密，因此獲得認同，便在眾人的首肯下舉辦結拜儀式。喇拉利家族的長輩體貼地要我放寬心，他們會為我打點好需要的物品，並遵遵囑咐我結拜的重要性。結拜如同結婚，一切習俗依照部落禮俗委員（ciukeizin）的指示，準備該有的信物於儀式中交換，使兩家族因財產的分享而連結。

拉夫拉斯為我披上獸皮背心

儀式當天，我的原生家庭家人們從臺灣各處前來地磨兒部落，於我所住宿的巫巴拉特家集合，初次拜訪我的田野地，一行人如劉姥姥逛大觀園般十分興奮，甚至自備民族風的服飾，希望融入當地。儀式正式開始，我的家人們一同抬著由部落長輩為我打點的陶壺、禮刀、琉璃珠項鍊、服飾、檳榔、飲料，與豬肉等物，出發前往馬帝靈家屋。浩浩蕩蕩抵達現場後，拉夫拉斯的家人，以及我們共同的部落好友們已於現場守候，當下的心情真的跟結婚時沒什麼兩樣。全員到齊後首先由禮俗委員清點、說明聘體內容，再由家族長輩訴說過去這五年對我的認識，並由部落頭目表示對儀式的認可，拉夫拉斯的家人們分別為我著裝、配戴琉璃珠項鍊、繫上禮刀，並將陶壺交給我父親，最後，由拉夫拉斯的祖父將我命名為達努巴克（Danubak），正式成為家族的一份子。

對拉夫拉斯而言，我們的情感立基於一同進行的田野工作，更因曾尋找獵物，而被隘寮溪沖走的共同生死經歷而更加深化。當他為我披上由先前收穫所製成的獸皮背心，並於陶壺刻上我們的名字後，從2011年開始的故事即被圖紋記下，標示了共有的過去，成為我們的後代追溯家族淵源的指引。父親峨格曾說：「結婚還能離婚，結拜是一輩子的事」，這句話我的體會越來越深，那場儀式就好比多元成家，讓彼此有了無法忽視的責任。隨著生活日漸忙碌，儘管每次回到地磨兒部落只能短暫停留，我仍把握能回家的時間。

承載一段田野故事的陶壺

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-非商業使用-禁止改作 3.0 台灣版條款 授權。歡迎轉載與引用。
轉載、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，如：

蕭鄉唯 當田野工作成為一段神話：建構共同的過去 (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779)